

中

國

傳

奇

唐伯虎傳奇(二)



編著者：本社編輯部
主編：姜濟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人：鄭惠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道書局
地 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 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 撥：13295140 明道書局
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
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傳奇

目錄

第十九回	米田共舟中翻細賬	唐伯虎月下追佳人	一
第二十回	一曲高歌美人瀾臉	兩香巧笑才子銷魂	一六
第二十一回	孤舟夜宿忍懣受寒	太虛夢遊疑真是幻	二九
第二十二回	自覺難堪兩兒遺憾	誰能遣此三笑留情	四二
第二十三回	弄假成真憂時揮痛淚	埋名隱姓立約露衷情	五五
第二十四回	戲家丁枝山惡作劇	拜乾娘伯虎惹人憐	六七
第二十五回	有目共賞人生何顛倒	叩頭如搗思想太新奇	八〇
第二十六回	小主母苦心用忠告	歎公子妙語解人頤	九一
第二十七回	天香堂華老款佳客	金粟齋唐寅戲跋頭	一〇五

第二十八回	美解元作怪裝神仙 俏丫環妄思成眷屬	一一九
第二十九回	一派真殷勤醜人作怪 滿腔假敷衍才子事情	一三七
第三十回	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吟詩作對小試才能	一五二
第三十一回	一片癡心暗贈輕絹帕 十分好意空開合香筵	一六六
第三十二回	遊興濃濃畫師坐山轎 雨絲片片解元覓輕舟	一八一
第三十三回	路認天台祝枝山秘傳妙計 身臨畫室文徵明巧遇佳人	一九四
第三十四回	擬聯試才郎雙開妙意 訂婚交信物一世同心	二〇六
第三十五回	胡天胡地解元入空箱 疑鬼疑神孝女禱上蒼	二一九
第三十六回	得隨望蜀一箭射雙雕 接木移花設計換空箱	二二二
第三十七回	呈唐畫典史脫災星 賦韻文壽姑獻才華	二四八

第十九回

米田共舟中翻細賬 唐伯虎月下追佳人

一葉扁舟，迎着一輪殘照如飛而進，鮮紅的晚霞映在水中，正似波心瀟錦，越發可愛。唐寅到底不脫書生本色，當着這般景物，突然憶起了前人一句詞「波底夕陽紅濕」，伸手一抹鼻子，不知不覺的身子早已搖擺起來，舟子連忙叫住道：

「唐相公，請你坐穩一點，不要晃動。我這船小，可不比你府上的書齋。」

唐寅道：

「我不姓唐，我姓田，你怎麼喚起唐相公來？」

舟子笑道：

「嘿，甜的不是糖嗎，幹嗎一定要姓田。……喲，我倒想起來了，幸虧你姓田不姓唐。」

你要姓唐，我就要向你查個澈底，問個明白。」

唐寅錯愕道：

唐伯虎傳奇

「什麼？你查什麼澈底，問什麼明白？」

船夫道：

「哼，你要姓唐，我就要問你是不是蘇州桃花塢的唐伯虎。」

唐寅更是奇異道：

「是唐伯虎便怎樣？」船夫挫一挫牙道：

「哼，唐伯虎那個狗賊嗎，嚟嚟嚟，不問情由，抽起就是幾下大耳刮子，打得他鼻腫眼青，然後再同他講話。」

唐寅愈發不懂道：

「你和唐伯虎有什麼怨仇，却要這樣的毒打人家？毆辱斯文，這個罪名是很重的。」

船夫聽了，却又笑將起來道：

「我和唐伯虎前世無怨，今世無仇，只因他是一個偷香竊玉的賊，所以我要打他。」

唐寅道：

「這也是他的本領，莫非他偷上你的門來嗎？」

船夫冷笑一聲道：

「哼，偷上我的門來嗎？諒他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況且我家中一個黃臉婆子，也是非常

貞節，誰也休想轉得動她的念頭。」

唐寅道：

「既是如此，那又爲什麼要你多管呢？」

船夫嘆了一口氣道：

「你不知道，他家中八位孀妻，一個個都不是明媒正娶，完全是偷偷摸摸用一種功夫去勾騙得來。我想我辛辛苦苦的勞碌了半世，積下了幾兩銀子，人家替我作媒，不過娶到了一個邊邊婆娘。像他那樣不費金錢，不勞心力，一點本錢不花，却是輕輕易易的騙到了八位孀妻。田相公，你想這事公平不公平？就爲這上頭，我實在有些不甘服，所以要見了就打，打了再叫他偷偷香竊玉的本領傳授給我，讓我也好去騙幾房孀妻。」

唐寅忍不低呵呵一笑道：

「你這不是傻了嗎？你要討人家的關子，叫人家教你本領，只有客客氣氣的向人家懇求。你若先把他一打，你想他還肯教你嗎？況且妻財子祿，命中早經註定，各人有各人的福分。就是他偷偷摸摸去勾引得來，也是他的本領，他的艷福，與人家又有什麼相關。並且我聽說，唐伯虎八位孀妻，都是明媒正娶，堂堂皇皇娶來的，你休冤屈好人，誤認他爲偷偷香竊玉的賊。完全是人家妬羨他而這樣誣蔑他的。」

船夫披一披嘴，鼻子裏嗤的一聲道：

「你別幫他胡賴。他幹的事情，我肚子裏自有一篇細賬，讓我說了出來，叫你也好相信。」

唐伯虎正可借此解除寂寞，便道：

「好好，你說，你說，不過搖櫓依舊要用勁。說得好，搖得快，除一兩銀子船錢之外，另外再加你一兩銀子賞賜。」

船夫聽了，噤的一聲，果真緊一緊手內的槳櫓，一面笑嘻嘻地說道：

「田相公聽着，我這就說了。」

說到這裏，咽了一口氣，又把腦袋晃了幾晃，然後繼續說道：

「唐伯虎家中有個書僮叫唐慶，唐慶有個表兄木匠阿六，木匠阿六有個鄰居叫蕭嘴三太，蕭嘴三太有個外甥女兒叫爛眼阿金……」

唐伯虎忍不住噗哧一笑道：

「怎麼這樣囉哩囉嗦，這些人去說他幹嗎？」

船夫道：

「噢，你怎麼又要性急了。樹從根上起，什麼事總有個來源。唐伯虎這篇細賬，是唐慶

告訴木匠阿六，木匠阿六告訴癩嘴三太，癩嘴三太再告訴爛眼阿金，從爛眼阿金的嘴裏，再傳到我的耳朵裏。田相公，你倒猜一猜，這爛眼阿金端的是誰？嘿呵，老實告訴你，原來就是我們的那個阿大娘，她就是區區的邇邇婆娘。夫妻兩人講話，當然比外人講得格外詳細，所以我也知道得格外詳細。」

唐寅一連皺了幾下眉道：

「我要聽的是唐伯虎偷香竊玉的細賬，你怎麼老講這些廢話。」

船夫被唐寅兩番阻撓，不由得老羞成怒道：

「你不喜歡聽廢話嗎，我倒也是不喜歡多嚼舌，好，你坐你的船，我搖我的櫓，誰再開口誰就是王八。」

唐寅這時，正聽得廬廬廬，正想從船夫口中探一探外人對於自己的評論，那肯就此作罷，沒奈何，只得顛倒央求船夫，另許他五錢銀子。船夫又裝了一陣子腔，方才答應重說，唐寅振作精神聽。船夫第一句開口便道：

「田相公，提起唐伯虎那狗賊，真叫我無名透頂。」

唐寅一手按着額角，輕輕地嘆了幾聲道：

「這豈不是花錢買罵，自己有些骨頭癢嗎？」

因道：

「船家，你講就講，可不用罵人，無事罵人是罪過的。」

船夫道：

「那狗賊一連偷八個婆娘，倒不罪過，我罵他幾聲狗賊，倒算罪過，老實說，我罵他幾聲，倒替他消去一點罪孽呢。」

唐寅知道無可理喻，便道：

「好好，你講你講。」

船夫這才繼續說道：

「說起這狗賊，真是一個色中餓鬼。他第一個，看中了南京陸翰林的女兒陸昭容，他便想出一條詭計，喬裝難女，賣身投靠，混進陸府。那狗賊的本領也是真大，先把使婢春桃勾引成奸，然後叫她做紅娘，一箭雙鵰，居然把昭容小姐也哄騙到手。然後又改扮村姑，去到羅府上勾誘羅秀英小姐，連表妹謝天香也給這狗賊迷上了，姊妹倆同是上了這狗賊的當，暗暗地和他訂就了婚約。照理說起來，這狗頭一連得了三位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又有春桃充了填房，也就該心滿意足，就此罷休。誰知這狗賊的心肝，簡直比蛇狼還要狠毒，在羅府上瞥見了一個蓮花庵裏的女尼九空，因見她委實長得貌美，便借着燒香混入尼庵，一半固是這

狗賊的手段高強，一半也要怪那女尼的太是無恥，不知怎樣的將就一來，兩下的婚姻竟又訂妥了。他見弄幾個女子竟是這般容易，於是抱定宗旨，索性再要覓三位佳人，湊成八美團圓。又想這幾頭婚姻，都是喬妝女子上成功，這就依舊扮着女裝，照定計劃進行。不想天有眼睛，這一次扮女人却扮出報應來了。路上遇到了一個相國的兒子馬浪蕩馬文彬，見他長得着實縹緲，便把他哄到家中，瞎了眼珠，倒說要娶他做小老婆。唐伯虎這狗賊，真是了得，起先是扭扭捏捏，逼着喉嚨，只稱奴家奴家，到後來洩漏機關，他便把狗臉一翻，倒說馬文彬將男作女，不生眼珠，戲弄一榜解元，只把個沒有眼珠子的馬文彬，嚇得屁滾尿流，只得央人出來向他求說，顛倒把一個千嬌百媚的妹妹馬鳳鳴，許與這狗賊做了妻房。田相公，你倒想想，人家娶一個老婆千難萬難，他却好比是囊中取物，到東到西都是他的岳家。後來又偷上了一個田家女子蔣月琴，一個客子的姑娘李傳紅，這樣連春桃當真給他八美團圓。你想這狗頭仗着他一張臉蛋子比別人長得漂亮，又是一榜解元，憑着偷香竊玉的手段，把八位美人騙到家中，儘他一人享受。試想他這臭賊那裏有這樣的艷福，那裏能够受用得長久，現在果然報應到了。」

唐伯虎被舟子一句狗頭，一句臭賊罵得狗血噴頭，本有些按耐不下，但是一聽到「報應到了」四個字，又覺話中有因，似乎不能不問個明白，於是忍着氣又向他問道：

「唐伯虎現在得了什麼報應？」

舟子頓住了話頭，哼哼地一連冷笑了幾聲，才慢吞吞地說道：

「這就叫做『善惡到頭總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若要報，也無天道。』」

唐寅忍不住又問一句道：

「到底得了什麼報應呢？」

船夫乾咳了一聲嗽，才慢慢的說道：

「他要偷人，人自然也要偷他。他偷上了八位美人，正是偷得上勁有趣，不想在這當兒。忽然有一位無錫美人，一位常州多姣，她們倆吃了同心酒，喝了合意茶，同心合意的也想把這個臭賊偷上一偷。」

唐寅聽到「無錫美人」四字，心裏由不得暗暗一怔，尋思船家怎會知道？他說的無錫美人，莫不是應在秋香身上？但是那位常州多姣又是誰呢？莫非秋香之外，另有一位姑娘是常州人，正和秋香同心合意的要來轉自己的念頭嗎？那可九美之外，還有十美的希望。但不知船家的話是假是真，到底能够應驗，還是不能應驗。想到這裏，便急急的追問船夫道：

「船家快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兩位姑娘同心合意的要偷唐伯虎，那唐伯虎究竟有沒有給他們偷去呢？」

船夫見唐寅問得那樣急迫，便又想敲一下竹槓，因道：

「田相公，剛才講唐伯虎連偷八美，已承你許下一兩銀子，如今再要我講兩位姑娘合偷一個唐伯虎，至少也得再加工錢銀子，否則你省你的金銀，我省我的精神，我便不講了。」

唐寅連連應道：

「依你，依你，快講，快講。」

舟子道：

「那麼連船錢攏總要二兩五錢銀子了。」

唐寅把右足輕輕地在船艙裏一頓道：

「不差，誰要錯你的。你只要講得清楚，另外再加你一點也不爲奇，誰又稀罕這幾兩銀子。」

船夫賊皮嘻臉一笑道：

「那麼田相公，我特別巴結，特別講得道地，你就加足了三兩罷。」

唐寅緊皺雙眉，點着頭一連應道：

「好好好，準算三兩，快快講來。」

舟子這才滿心歡喜，一壁搖櫓，一壁講道：

「田相公，請你想想，一個人究竟皮包骨頭長的，能有多少精力。唐伯虎既把八房美妻娶到家裏，每夜經那八員女將輪流着車輪大戰，無論是霸王再世，也得變成戰敗公雞。相公，你瞧我擰得動篙，搖得動櫓，一頓能吃三大碗白飯，十個無餡饅頭，三日三夜不睡也不會打瞌睡，就因我家中只有一個爛眼阿金，沒有狐狸精似的八房美妻。」

唐寅急得連連頓足道：

「噫噫，誰要聽這些廢話，你把那兩位姑娘像唐伯虎的事情講出來呢。」

舟子笑道：

「相公又要性急了，這話必須如此講，才能清清有頭。我倒特別巴結，我倒說是廢話。你要是捨不得破費這一兩銀子，你就省了也不要緊，我倒……」

唐寅知道無可理喻，只得反而央告道：

「誰說捨不得銀子，但只叫你少說幾句不關緊要的話，快些把正文講給我聽就是。」

舟子這才繼續說道：

「要是唐伯虎那臭賊，也像我一樣的擰得動篙，搖得動櫓，能吃三碗白飯，十個饅頭，那就這兩位姑娘也休想上他的身。無如那臭賊貪歡過度，淘空身子，早已成了色癆。自從端陽一病，一直病到今朝，面黃肌瘦，只剩一張皮把骨頭包。閻王出了勾魂票，着落這兩位姑

娘，限着時辰要把唐伯虎的靈魂勾到。一個『無』錫美人，一個『常』州多姣，這就叫做『無常』一到，性命難保。無論何個利害，也只好眼睜睜的丟下八美走了。田相公，你想，這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唐伯虎享盡了一生艷福，如今應該受這種報應嗎？」

唐寅聽了這一篇話，由不得一腔怒火，立刻冲破天門，咬着牙齦，握着拳頭，要想把舟子騙進船艙，使勁掙他幾下。忽聽得舟子高聲大呼道：

「相公恭喜，已是轉了順風了，讓我掛起布帆來，順風順水的追上去，包管一追便着。」

他一壁說，一壁已手忙腳亂地把那張千補百納的破蓬掛起。唐寅在這時候，忽然又把一顆心移到秋香身上，怒氣就頓時消滅了。小船揚起布帆，就像跑馬一般的向前飛進，眼看着不久便可追上大船，心裏不由得暗暗歡喜。尋思舟子之言，雖則鄙俗無聊，可倒是一下當頭棒喝，一個骨肉之軀，怎麼經得起許多摧殘。不過舟子是粗人，又那裏能够瞭解我的一片苦衷。如今在他口中，已把我說得這般卑劣不堪，假使我一旦身死，後人再是以訛傳訛，竟把我當一個登徒子看待，再讓那些唱小書的捕風捉影，描頭描腳，竟說我是一個無品文人，一生專在狎帶下討生活，那豈不把我在寧王府潔身引退的一種風骨完全埋沒了嗎？看來裝腔作癲，也要有個分寸。本來八美團圓，也鬧得太滑稽了，只待此番能够與秋香姊姊完成了良緣

之後，我就決計懺除綺思，再不作倚紅偎翠之想。明月在上，就請你替我做個證人。……原來這時候金烏西墜，玉兔東升，一輪皓月，早已斜掛天空，唐寅便對着明月暗暗立下誓願。後來寧王失敗，他便不用再作故態，果真應了今日的誓願，閉戶焚香，懺除綺孽，不再作竊玉偷香的妄想。這是後話，順便表過不提。

再說小船揚起片帆，趁着月夜只顧向前追趕，舟子此時越發閒空，儘管和唐寅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唐寅問起他的姓名，舟子笑道：

「相公不要見笑，我的姓委實太多了，正是九頭鳥拾到了帽子，沒戴一頭處，連我自己也有些糊裏糊塗，不知究竟姓那一個姓好。」

唐寅不禁哧嗤一笑道：

「一個人怎麼會有許多姓呢？」

舟子把腦袋搖晃了幾下道：

「打開天窗說亮話，田相公，我不瞞你，只因我的媽媽是個朱八嫁，前後嫁了八個丈夫，換一個丈夫就換一個姓，一籠腦兒就有八個姓。相公，你想我姓了那一個姓好呢？今天難得遇着田相公，你是喝過墨水的人，就請你替我揀一個姓，順便再取個名字好嗎？」

唐寅一想，剛才受了他的毒罵，這時報復的機會到了，便問：

「你媽嫁的八個丈夫，內中有沒有姓米的？」

舟子想了一想道：

「只有打米的，姓米的却沒有。」

唐寅道：「那麼姓田的有嗎？」

舟子笑道：

「相公可不要討我的便宜呢，你才是姓田。田相公，我的八個爹爹雖則都是種田，可一個都沒有姓田。」

唐寅道：

「那就好極了，你的爸爸都能打米種田，可見打米種田的，一共都是你的爸爸。我如今替你取個雙關的姓名，叫你處處顯到，你就姓了米，叫做田共吧。」

舟子聽了大喜，他本是目不識丁，那裏知道唐寅惡作劇，反向他拱手相謝道：

「相公替我定下這個好名字，從今後我當牢記在心，一輩子叫做米田共。」

唐寅只是暗暗好笑。就在這當兒，唐寅回首一望，但見那條大號官舫，已在前面相離不遠，心裏一陣歡喜，正待起身走出艙艙觀望，不想那米田共早已瞥見，他不由得提高嗓子大叫道：